

拍案驚奇

酒謀財于郊肆惡

鬼對家楊化借屍

詩曰

從來人死魂不散

况復生前有宿冤

試看鬼能爲活証

始知明晦一般天

話說山東有一个耕夫不記姓名因耕自己田地便
犯了鄰人墓道鄰人與他爭論他出言不遜就把他
毒打不休須臾身死家間鄰人把鄰人告官檢尸有
致命重傷問成死罪已是一年忽一日右首隣家所
生一子口裡纔能說話便訴得前生事體出來道我
是耕者某人爲隣人打死死後見陰司陰司憐我無

罪誤死命我復生說我尸首已壞就近托生爲右隣之子卽命二鬼送我到右隣房櫳外見一婦人踞床將產二鬼道此卽汝母汝從額門入說罷二鬼卽出二鬼在外不聽見裏頭孩子哭聲二鬼回身進來看說道走了走了其時吾躲衣架之下被二鬼尋出復送入額門一會就生下來歷歷述說平生事無一不記又到前所耕地界處再三辨悉那些看的人及他父母明知是耕者再世嘆爲異事喧傳此話到獄中那前日抵罪的隣人便當官訴狀道吾殺了耕者故問死罪今耕者已得再生吾亦該於條活路若不

然死者到得生了，生者到要死了。這「一死還是抵誰的」，官府看見訴語希奇，吊取前日一千原彼犯証里，降問他。他倆衆口如一，說道：「果是重生，并取小孩兒問他。」他言語明明白白，一些不誤。官府雖則斷道：「一死自抵前生，豈以再世倖免，不准其訴。」然却心裡大是驚怪，因曉得人身四大乃是假合，形自時盡，神則常存。何況屈死冤魂，豈能逃散？所以國朝嘉靖年間，有一條異事，乃是一個山東人，喚名丁成，客遊北京途中，遇一壯士，名喚盧盛，見他意氣慷慨，性格軒昂，兩人覺道說得着，結爲兄弟。不多時，盧盛盜情事

犯繫在府獄。丁戌到獄中，探望盧彊，對他道：「某不幸犯罪，無人救答。承兄平日相愛，有句心腹話，要與兄說。」丁戌道：「感蒙不棄，若有見托，必當盡心。」盧彊道：「得兄應允，死亦瞑目。吾有白金千餘，藏在某處，兄可去取了，用些手脚，營救我出獄。萬一不能勾脫，只求兄照管我獄中衣食，不使缺乏。他日死後，只要兄安埋了我餘多的東西，任憑兄取了罷。只此相托，再無餘言。」說罷，淚如雨下。丁戌道：「且請寬心，自當盡力相救。」珍重而別。元來人心本好，見財即變。自古道：「得好白，酒紅人面。」黃金黑世心。丁戌見盧彊傾心付托，時也。

人之作惡
惡多自
轉念得
來

自是心應承無有虛謬及依他到所說的某處取解
千金在手却就轉了念頭道不想他果然爲盜竊得
許多東西在此造化落在我手裡是我一場小富貴
也勾下半世受用了。想是不義之物他取得我也取
得不爲罪過。既到了手還要救他則甚。又想一想道
若不救他他若教人問我無可推托得。惹得弄了他
萬一攀扯出來得也得不穩。何不了當了。他到是口
淨正是轉一念狠一念從此遂與獄吏兩個通同送
了他三十兩銀子擺佈殺了盧漲自此丁戌白白地
得了千金又無人知他來歷。擺擺擺擺在北京受用

了三年用過七八十因下了潞河搭船歸家丁戌到了船中與同船之人正在船裡大家說些閒話你一句我一句只見丁戌忽然跌倒了一會兒扒起來騰起雙眸大喝道我乃北京大盜盧彊也丁戌天殺的得我千金反害我命而今須索填還我來同船之人見他聲口與先前不同又說出這話來曉得丁戌有負心之事冤魂來索命了各各心驚其相跪拜求告他道丁戌自做差了事害了好漢須與吾輩無干今好漢若是在這船中索命殺了丁戌須害我同船之人不得乾淨要喫沒頭官司了萬望好漢息怒略停

幾時等我衆人上了崖，憑奸漢處置他罷。只見丁戌口中作鬼語道罷罷，我先到他家等他罷。說畢復又倒地。須臾丁戌醒轉，衆人問他適纔的事，一些也不知覺。衆人遂俱不道破，隨路分別上崖去了。丁戌到家三日，忽然大叫，又說起船裡的說話來。家人正在駭異，只見他走去取了一個鐵錠，望口中亂打牙齒。家人慌忙抱住了，奪了他的鐵錠，又走去拿把厨刀在手，把胸前亂砍。家人又來奪住了，他手中無了器，就把指頭自挖，雙眼眼珠盡出，血流滿面。家人嚇得張驚喊，街上人聽見，一齊跑進來看，遍傳出去，弄得

看的人填街塞巷。又有日前同舟回來之人，有好事的來打聽消息，恰好，點着只見丁成一頭自打一頭，說盧疆的話，大聲價罵，有大膽的，走向前問他道：「這事有幾年了？」附丁成的鬼道：「三年了。」問的道：「你既有冤欲報，如此有靈，為何直等到三年？」附丁成的鬼道：「向我關在獄中，不得報仇。近來遇赦，方出得在外來，了訟罷，又打直打到丁成氣絕，遂無影響，於時陰魔敗元大赦，要知獄鬼也隨陽間，側放了出來，方得報仇。乃信陰陽一理也，正是。」

明不獨在人，幽不獨在鬼。陽世與陰間。

世人各
宜警

似隔一層紙。若還顯報時，連紙都徹起。

看官，你道在下爲何說出這兩段說話？只因世上的
人，瞞心昧己，做了事，只道暗中黑漆漆，並無人知覺。
的，又道是死無對証，見個人死了，就道天大的事也
完了。誰知道冥冥之中，却如此昭然不爽，說到了這
樣轉世說出前生附身活現花報，恰像人原不曾死，
只在面前一般。隨你欺心的硬膽的人，思之也要毛
骨悚然。却是死後托生，也是常事。附身索命，也是常
事。古往今來，說不盡許多，而今更有一个希奇作怪
的，乃是被人害命，附屍訴冤，竟做了活人活証。直到

拉多...
經過多少時節。經過多少衙門。成獄方休。寔爲罕見。
這段話在山東卽墨縣于家庄。有一人喚名于大郊。
乃是个軍籍出身。這于家本戶有興州右屯衛頂當
祖軍一名。那見在彼處當軍的。叫做于守宗。元來這
名軍是祖上洪武年間傳留下來的。雖則是嫡支嫡
派。承當充伍。却是通族要幫他銀兩。叫做軍裝盤纏。
約定幾年來取一度。是个舊規。其時乃萬曆二十一
年。守宗在衛要人到祖籍討這一項錢糧。有个家丁
叫做楊化。就是薊鎮人。他心性最梗直。多會到卽墨
縣走過遭把的。守宗就着他前來。楊化與妻子別了。

騎了一隻自備養的瘦驢，不則一日行到卽縣，一徑到于大郊屋裏居住宿歇了，各家去派取，按着支系派去，也有幾分的，也有上錢的，陸續零星討將來，先湊得二兩八錢在身邊，藏着是月正月二十六日，大郊走來封楊化道，今日鰲山街集，好不熱鬧，我要去趁趕，同你夫要要來，楊化道，咱家也坐，不過要去走，把個纏袋束在腰裡了，騎了驢，同大郊到鰲山街來，只因此一去，有分教，雄邊壯士強做了一世冤魂，寒舍村姑強當了幾番鬼役，正是

猪羊入屠戶之家 一步步來尋死路

却說楊化與于大郊到慈山集上看了一回覺得有
些肚餓了，知大郊道：「咱們到酒店上，呷碗燒刀子去。」
大郊見說，就拉他到衛城內一個酒家，尹三家來飲。
酒，山東酒店沒甚喫飯下酒，無非是兩碟大蒜，幾個
饅饅。楊化是個非邊窮軍，好的是燒刀子，這尹三店
中是有名最狠的黃燒酒，正中其意。大碗價篩來喫，
于大郊又在傍相勸，灌得爛醉，到天晚了，楊化手垂
腳軟，行走不得。大郊勉強扶他上了驢，用手提着他
走路。楊化驢一蹶，一蹶幾番，要顛下來，到了衛北
石橋子溝，楊化一個晚，叫聲「阿呀」，一交翻下驢來。于

龍有幾
何處以
護法誨
盜乎可
愛阿格

草坡上一交放翻身子，不知一个天高地下，鼾聲如雷，一覺睡去了。元來于大却見楊化零零星星救下好些包，數銀子却不知有多少。心中動了火，思想要謀他的，欺他是个單身窮軍，人生路不熟，料沒有人曉得他來踪去跡，亦且這些族中人怕他，高惱巴不得他去的，若不見了他，大家乾淨，必無人提起。却不這項銀子落得要了，所以故意把這樣狠酒灌醉了。他楊化睡至一个更次，于大却某某在傍邊候着，你道平日若是軟心的人，此時縱要謀他銀兩，乘他酒

醉、腰、裡、摸、了、他、的、走、了、去、明、日、楊、化、酒、醒、也、只、道、醉、
後、失、了、就、是、疑、心、大、郊、沒、個、實、據、可、以、抵、賴、事、也、易、
慮、何、致、定、要、害、他、性、命、誰、知、非、人、手、辣、心、硬、一、不、做、
二、不、休、叫、得、先、打、後、商、量、不、論、銀、錢、多、少、只、是、那、斷、
路、搶、衣、帽、的、小、小、強、人、也、必、了、了、性、命、然、後、動、手、的、
風、俗、如、此、心、性、如、此、看、着、一、個、人、性、命、只、當、拍、個、蟲、
子、不、在、心、上、當、日、見、楊、化、不、醒、四、傍、無、人、便、將、楊、化、
驢、子、上、韁、繩、解、將、下、來、打、了、個、扣、兒、將、楊、化、的、頸、項、
套、好、了、就、除、下、楊、化、帽、兒、塞、住、其、口、把、一、隻、脚、踏、住、
其、面、兩、手、用、力、將、韁、繩、扯、起、來、一、勒、可、憐、楊、化、一、個、

竊軍能有多少銀子，今日死于非命，于大知將手去，按楊化鼻子底下，已無氣了。就于腰間搜出前銀，連纏袋取來，纏在自己腰內。又想到屍首在此天明時，有人看見，須是不便，隨抱起楊化屍首，臥在蘆葦上，趕至海邊，離于家庄有三里地，遠了漢通一線，攔入海內，牽了驢兒轉回來。又想道：此是楊化的驢，有人認得，我收在家裡，必有人問起，難以遮蓋。棄了他罷。當將此驢趕至黃舖舍漫坡散放了，任他自去。那驢散了韁轡，隨他打滾，好不自在。次日不知那個收去了，是夜于大知悄悄地回家，無人知道。至二月初

八日已死過十二日了。于太初魂夢程，也道此時死屍不知漂去幾千幾萬里了。你道可殺特怪那死屍潮上潮下，褪了多日。一夜乘潮逆流上來，恰恰到于家庄本社海邊，停着不去。本社保正于良等看見，將情報知卽舉縣。卽舉縣李知縣查得海潮死屍，不知何處人氏，何由落水，其故難明。亦且頸有繩痕，中間必有冤抑。除責令地方一面收貯，一面訪拿外，李知縣齋戒了，到城隍廟虔誠祈禱，務期報應，以顯靈佑。不題。本月十三日，有于大郊本戶居民于得水，素李氏正與丈夫爨米，忽然跌倒在地，得水慌忙扶住。

鬼亦強
鬼也

叫喚將及半個時辰，猛可站將起來，緊閉雙眸，口中
嚇道：「于大郊還我命來，還我命來。」于得水驚咤問道：「
你是何處神鬼，輒來作怪？」李氏口裡道：「我是討軍裝
楊化在鰲山集，被子大郊將黃燒酒灌醉，扶至石橋
子溝，將繩把我勒死，拋屍海中。我恐大郊逃走，官
府連累無干，以此前來告訴。我家中還有親兄楊大，
又有妻張氏，有二男二女，俱遠在蘆州，不及前來執
命，可憐可憐，故此自來，要與大郊質對，務要當官報
仇，于得水道：「此冤仇却與我無干，如何纏擾着我家
裡？」李氏口裡道：「暫借賢妻貴體，與我做個憑依，好得

質對待完成了事我自當去、不來相擾、煩你與我報
知地方、則个你若不肯、我也不出你的門、于得水當
時無奈、只得走去、通知了保正于良、于良不信、到得
水家中、看个的確、只見李氏再說那楊化一番說話、
明明白白、一些不差、于良走去報知老人邵強、與地
方牌頭小甲等、都來看、了前後說話、都是一樣、于良
邵強、遂同地方人等、一擁來到于大郊家裡、叫出大
郊來、道你幹得好事、今有冤魂在于得水家中、你可
快去面對、大郊心裡有病、見說着這話、好不心驚、却
又道、有甚麼冤魂在得水家裡、可又作怪、且去看一

看怕做甚麼，還不得衆人只得軟軟隨了去。到得水家，只見李氏大喝道：「于大郊，你來了麼？我與你有甚麼冤仇，你却謀我東西，下此毒手，害得我好苦！」大郊猶兀自道：「無人知証。」口強道：「呸！那個謀你甚麼？見鬼了。」李氏口裡道：「還要抵賴，你將驢鬮勒死了我，又攪獸我海邊，丟屍海中了，藏着我銀子二兩八錢，打點自家快活，快拿出我的銀子來，不然，我就打你，咬你的肉，洩我的恨。」大郊見他說出銀子數目相對，已知果是楊化附魂，不敢隱匿，遂對衆吐稱前情是實，却不料陰魂附人，如此顯明，只索死去休。于良等聽罷，

當卽押了大郊回家將原劫楊化纒袋一條內盛軍
裝銀二兩八錢於本家灶鍋烟籠裡取出于良等道
好了好了有此贓物便可報官定罪了這海上浮屍
的公案若只是陰魂鬼話萬一後邊本人醒了陰魂
去了我們難替他擔錯就急急押了于大郊連贓送
縣大郊想道罪無可逃了坐在監中無人送飯須索
多攀本戶兩個大家不得安閒等他們送飯時須好
歹也有些及我就對于良道這事須有本戶于大豹
于大教于大節三人與我同謀的如何只做我一人
不着于良等并將三人拘集三人口稱無干這裡也

不聽他一同送到縣來首明知縣准了首詞此道情
似真而事則鬼必李氏當官証之隨拘李氏到官李
氏與大郊面質句句是楊化口談咬定大郊謀死真
情知縣看那訴詞上面還有幾個名字問這于大豹
等幾人却是怎的李氏道止是大郊一個餘人並不
相干正恐累及平人故不道幽明特來告陳知縣厲
聲問大郊道你怎麼說大郊此時已被李氏附魂活
靈活現的說驚得三魂俱不在體了只得叩頭道爺
爺今日纔曉得鬼神難昧委係自己將楊化勒死圖
財是實並與他人無干小的該死知縣看係謀殺人

命重情，未經檢驗。當日親押大郊等，到海邊潮上楊化屍所相驗。拘取一班伴作相得楊化身屍，頸子上有繩子交面之傷的，係生前被人勒死，取了傷單，回到縣中，將一千人犯口詞取了，問成于大郊死罪。眾人在官的多画了供連李氏也画了一个供，又分付他道：「此事須解上司，你改不得口。」李氏道：「小的不改口，只是一樣說話。」元來知縣只怕楊化魂靈散了，故如此對李氏說，不知楊化真魂只說自家的說話，却如此答。知縣就把文案疊成連人解府，知府看了招卷道：「是希奇，心下有些疑惑。」當堂親審前情，無異題。

看得楊化以邊塞貧軍，跋涉千里，銀不滿三百，于
大郊輒起毒心，先之酒醉，繼之繩勒，又繼之號狀，
丟屍海內，彼以爲葬魚腹，求之無疑，實之無証，已
可私享前銀，宴然無事，孰意天道昭彰，鬼神不昧，
屍入海而不沉，魂附人而自語，發微軀之奸，褻亮
人之魄，至於咬肉搜恨，一語凜然，斧鉞恐連累無
干，數言赫然公平，化可謂死而靈，靈而正直，不以
死而遂泯者，孰謂人可謀，我又可漏網哉，該縣禱
神有應，異政足錄，擬斬情已不枉，緣係面鞫殺劫，

不由人
不疑

魂附情真理合解審撫按定奪

府中起了解批連人連卷解至督撫軍門孫。案下
告投孫軍門看了來因好些不然疑道李氏一个婦
人又是人作鬼語如何做得殺人定案安知不有詭
詐就當堂逐一點過面審點到李氏便住了筆問道
你是那裡人李氏道是薊州人又叫地方上來問李
氏是那里人地方道是卽墨人孫軍門道他如何說
是薊州人地方道李氏是卽墨人附屍的楊化是薊
州人孫軍門又喚李氏問道你叫甚麼名字李氏道
小名楊化是興州右屯衛千守宗名下餘丁遂把討

軍裝被謀死是長是短罷了一通宛然是个非過男
子聲口並不像婦女說話亦不是山東說話係軍門
間得明白點一點頭笑道果有此等異事遂批卷上
道

楊化魂附訴冤面審俱蒞鎮人語誠爲甚異卽按
察司覆審詳報

按察司轉發本府帶管理刑廳劉同知覆審解官將
一千人犯仍帶至府中當堂迴銷解批只見李氏之
夫于得水哭稟知府道小的妻子李氏久爲楊化冤
魂所附真性迷失又且身係在官展轉勘問動輒經

旬累月有子失乳，母子不免兩傷。望乞爺臺做主，救命超生。知府見他說得可憐，點頭道：「此原不是常理，如何可久假不歸？却是鬼神之事，我亦難處。」便喚李氏到案前道：「你是李氏，還是楊化？」李氏道：「小的是楊化。」知府道：「你的冤已雪了。」李氏道：「多謝老爺天恩。」知府道：「你雖是楊化，你身却是李氏，你曉得麼？」李氏道：「小的曉得，却是小的冤雖已報，無家可歸，住在此罷。」知府大怒道：「胡說你冤既雪，只該依你體骨去爲何？」乾闥人妻子：「你可速去，不然痛打你一頓。」李氏見說要打，却像有些怕的一般，連連叩頭道：「小的去了。」就

此特須
其隨得
明白

是說罷李氏站起就走。知府又叫人拉他轉來道我自叫楊化去李氏待到那裡去。李氏仍做楊化的樣口叩頭道小人自去起身又走。知府拍桌大罵叫他轉來道這樣糊塗可惡。楊化自去須臾下李氏身子如何三回兩轉。達我言語。卑謙與我着實打。卑謙發一聲喊把滿堂竹片盡撒在地。震得一片價響。只見李氏一交跌倒。叫卑謙喚他不應。再叫他楊化也不應。眼睛緊閉。面色如灰。寸得水慌了手脚。附着耳朵連聲呼之。只是不應。也不管公堂之上大聲痛哭。知府也沒法處得。得水捧着李氏。只見四肢搖戰。汗下

如雨有一个多時辰忽然張開眼睛看見公堂虛敞
滿前面生人衆打扮異樣大驚道吾李氏女何故在
此就把兩袖緊遮其面知府曉得其真性已回問他
一向知道甚麼說道在家碾礱不知何故在此并過
了許多時日也不知道知府便將朱筆大書李氏具
身四字鎮之取印印其背令得水扶歸調養次日劉
同知提審李氏名尚未銷得水見妻子出慣了官的
不以爲意誰知李氏這番着實羞伏不肯到衙門來
得水把從前話一一備細說與李氏知道李氏哭道
是睡夢裡不知做此出醜勾當一向沒處追悔了今

既已醒我自是女人豈可復到公庭得水道罪案已
成太爺昨日已經把你發放過了今日只是覆審一
次便可了事李氏道覆審不覆審與我何干得水道
若不去時須累及我李氏沒奈何只得同到衙門里
來比及劉同知問時只是哭泣並不曉得說一句說
話同知喚其夫得水問他得水把向來楊化附理証
獄昨日太爺發放楊化已去今是元身李氏與前日
不同緣故說了就將太爺硃筆親書并背土印文驗
過劉同知深嘆其異把文書申詳上司道楊化冤魂
已散理合釋放李氏寧家免其再提于大郊自有真

脏不必別証。秋後處決。一日晚間。于得水夢見楊化。來謝道。久勞賢室。無可爲報。止有叫驢一頭。一向散韁。走失。被人收去。今我引他到你家門首。你可收用。權爲謝意。得水次日開門出去。果遇一驢在門。將他拴韁起來。騎用。方知楊化靈尚未泯。從來說鬼神難欺。無如此一段話本。最爲真寔駭聽。

人殺人而成鬼
人鬼公然相報

鬼借人以證人
冤家宜結宜分

拍案驚奇卷十五

衛朝奉狠心盤貴產。陳秀才巧計賺原房。

人生碌碌飲食泉。不畏官才不顧天。

詩曰

何必廣齋多懺悔。讓人一著最爲先。

這一首詩，單說世上人貪心起處，便是十萬個金剛也降不住。明明的別憲陳設在前，也顧小的。子列子有云：不見人徒見金。蓋謂當這點念頭一發，精神命脉多注在這一件事上，那管你行得也行不得，話說杭州府有一貫秀才，名實家私巨萬，心靈機巧，豪俠好義，專好結識那一班有意氣的朋友。若是朋友中

有那未娶妻的，家貧乏聘，他便捐資助其完配。有那負債還不起的，他便替人陪償。又且路見不平，專要與那瞞心昧己的人作對。假若有人恃強，他便出資計以勝之。種種快事，未可枚舉。如今且說他一節助友贖產的話。錢塘人有个姓李的人，雖習儒業，尚未遊庠。家極貧，娶事親至孝。與賈秀才相契。賈秀才時常周濟他。一日賈秀才邀李生飲酒。李生到來，心下快快不樂。賈秀才疑惑，飲了數巡，忍耐不住，開口問道：「李兄有何心事？對酒不歡，何不使小弟相聞？」或能分憂萬一，未可知也。李生嘆口氣道：「小弟有些心事。」

和尚
然不
無空

別個面前也不好說我兄垂問敢不實言小弟先前
曾有小房一所在西湖口昭慶寺左側約值三百餘
金爲因負了寺僧慧空銀五十兩積上三年本利共
該百金那和尚却是好利的先鋒趨勢的元帥終日
索債小弟手足無措只得將房子准與他要他找足
三百金之價那和尚知小弟別無他路故意不要房
子只顧索銀小弟只得短價將房准了憑衆處分找
得三十兩銀子纔交得過和尚就搬進去住了小弟
自同老母搬往城中賃房居住今因主家租錢連年
不楚他家日來催小弟出屋老母憂愁成病以此煩

要

惱賈秀才道元來如此李兄何不早說敢問所負彼家租價幾何李生道每年四金今共欠他三年租價賈秀才道此事一發不難今夜且盡歡明早自有區處當日酒散相別次日賈秀才起个清早往庫房中取天平兌勾了一百四十二兩之數着一個僕人跟了還投李生處來李生方纔起身梳洗不迭忙叫老娘煮茶沒柴沒火的弄了一早起炭不出一個茶賈秀才會了他每的意忙叫僕人請李生出來講一句話就行李生出來道賈兄有何見教俯賜寵臨賈秀才叫僕人將過一個小手盒取出兩包銀子來對李

稱則可
以俱領
官則一
不在此
地也

生道此包中銀十二兩可償此處主人此包中銀一
百三十兩兄可將去與慧空長老贖取原屋居住省
受主家之累且免令堂之憂并兄栖身亦有定所此
小弟之願也李生道我兄說那里話小弟不才一母
不能自贖貧困當自受之屢承周給已出望外復爲
弟無家可依乃累仁兄費此重資贖取原屋即使弟
居之亦不安穩荷兄高誼敢領和價一十二金贖屋
之資斷不敢從命賈秀才道我兄差矣我兩人交契
專以義氣爲重何乃以財利介意兄但收之以復故
業不必再卻說罷將銀放在桌上竟自由門去了李

生慌忙出來叫道：「賈兄轉來，客小弟作謝。」賈秀才不顧竟自去了。李生心下想道：「天下難得這樣義友，我若不受他的，他心決反不快。」且將去取贖了房子，若有得志之日，必厚報之。當下將了銀子，與母親商議了，前去贖屋。到了昭慶寺左側舊房門首，進來問道：「慧空長老在麼？」長老聽得，只道是什麼施主到來，慌忙出來迎接，却見是李生，把這足恭身分，多放做冷淡的腔子，半吞半吐的施了禮，請坐，也不討茶。李生却將那贖房的說話說了，慧空便有些變色道：「當初賣屋時，不曾說過後來要取贖，就是要贖，原價雖只

其人可
交實生
所以早
地也

是一百三十兩如今我們又興造許多披屋裝折許多材料值得多了今官人須是補出這些帳來任憑取贖了去這是慧空分明曉得李生拿不出銀子故意勒掇他實是何曾添造什麼房子又道是人窮志窄李生聽了這句話便認爲真心下想道難道還又去要買兄找足銀子取贖不成我原不願受他銀子贖屋今落得借這個名頭只說和尚索價太重不容取贖還了賈兄銀子必下也到安穩即便辭了和尚走到賈秀才家裡來備細述了和尚言語賈秀才大怒道因耐這禿廝恁般可惡僧家四大俱空反要錢

心昧已圖人財利、當初如此賣、今只如此贖、緣何平白地要增價銀錢財、雖小、情理難容、撞在小生手裡、待作個計較、處置他、不怕他不客我贖、當時畱李生喫了飯、別去了、賈秀才帶了兩個家僮、逕走到昭慶寺左側來、見慧空家門兒關着、賁將進去、問着個小和尚、說道、師父陪客喫了幾杯早酒、在樓上打盹、賈秀才叫兩個家僮住在下邊、信步走到胡梯邊、悄悄幕將上去、只聽得簫鈞之聲、舉目一看看見慧空脫下衣帽熟睡、樓上四面有窓多間着、賈秀才走到後窓縫裏一張、見對樓一個年少婦人坐着做針指、看

光景是一個大戶人家。賈秀才低頭一想，道：「討在此了，便走過前面來，將慧空那僧衣帽穿着了，悄悄地面開了後窗，瞧着臉與那對樓的婦人百般調戲。直惹得那婦人焦躁，跑下樓去。賈秀才也仍舊脫下衣帽，放在舊處，悄悄下樓自回去了。且說慧空正睡之際，只聽得下邊兵馬之聲，一直打將進來。十來個漢子一片聲罵道：「賊秃驢，敢如此無狀！公然樓窓對着我家內樓，不知迴避。我們一向不說，今日反大膽把俺家主母一戲，送到官司，打得他逼直。我們只不許他住在此罷了。」慌得那慧空手足無措，霎時間眾

人趕上樓來，將家火什物打得雪片。將慧空渾身衣服扯得粉碎。慧空道：「小僧何曾敢向宅上看一看，衆人不由分說，夾嘴夾面，只是打罵道：『賊禿，你只撒去便罷。』不然時，見一遭打一遭，莫想在此處站一站腳。將慧空亂叉出口外去。慧空曉得那人家是郝上戶家，不敢分說，一冒烟進寺去。小賈秀才探知此信，知是中計，暗暗好笑。過了兩日，走去約了李生，說與他這些緣故。連李生也笑个不住。賈秀才即便將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同了李生尋見了慧空，說要贖屋。慧空起頭見李生一身言不驚人，貌不動衆，另是一般。

說話今見賈秀才是個富戶，帶了家僮到來，況親戚和家打慌了的，自思畱這所在，料然住不安穩，不合與叔家內樓相對，必時常要來尋我不是。由他贖了去，省了些是非罷。便一口應承，免了原銀一百三十兩，還了原契房子，付與李生自去管理。那慧空要討別人便宜，誰知反喫別人弄了。此便是貪心太過之報。後來賈生中了直學，到內閣學士，李生亦得登第做官，兩人相契至死不變。正是：

量大福也大，
慧空空昧已。

機深禍亦深，
賈實實仁心。

這却還不是正話。如今且說尋段故事。乃在金陵建都之地。魚龍變化之鄉。那金陵城傍着石山築起。故稱石頭城。城從水門而進。有那秦淮十里樓臺之盛。那湖是昔年秦始皇開掘的。故名秦淮湖。水通着揚子江。早晚兩潮。那大江中百般物件。每每隨潮勢流將進來。湖裡有画舫名妓。笙歌嘹亮。仕女喧譁。兩岸柳陰夾道。隔湖面。聞爭妍花。欄竹架。常憑韻客聯吟。綉戶珠簾。時露嬌娥。半面酒醉。十三四處茶坊六七八家。端的是繁華勝地。富貴鄉。那說話的只說那秦淮風景。沒些水。歷着官有所不知。在下就中單表近。

代一个有名的富則陳秀才名珩在秦淮湖口居住娶妻馬氏極是賢德治家勤儉陳秀才有兩個廝在一所庄房一所住居都在秦淮湖口庄房却在對湖那陳秀才專好結客又喜風月逐日呼朋引類或往青樓闖妓或落遊船飲酒幫閒的不離左右筵席上必有紅裙清唱的時供新調修養的百樣騷那送花的日逐薦鮮司厨的多方獻異又道是利之所在無所不趨爲因那陳秀才是个撒漫的都拋棄所以那些衆人多把做一場好買賣齊來趨奉他若是無錢怪吝的人休想見着他每的影那時南京城裡沒一

是大見
君不識
於此
爭徒
明此耳

个不曉得陳秀才的陳秀才又吟得詩作得賦做人
又極溫存親合衙衙中姊妹也沒一个不喜歡陳
秀才的好不受用好不快樂果然是朝朝寒食夜夜
元宵光陰如隙駒陳秀才風花雪月下七八年將家
私弄得乾淨快了馬氏每每苦勸只是舊性不改全
日三明日四雖不止日前的熬快容易手頭也還掙
湊得米又花費了半年把如今却有些急迫了馬氏
倒也看得透這索性等他敗完了倒有箇住場所以
再不去勸他陳秀才燥慣了脾胃一時那里變得轉
却是沒銀子使用衆人揀掇他寫了一紙文契往那

三山街開解舖的徽州衛朝奉處借銀三百兩那朝奉又是一個不愛財的魔君終是陳秀才的名頭還大衛朝奉不怕他還不起遂將三百銀子借與三分起息陳秀才自將銀子依舊去花費不題却說那衛朝奉平素是個極則剝之人初到南京時只是一箇小小解舖他却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別人將東西去解時他却把那九六七銀子充作紋銀又將小小的等子稱出還要欠幾分兌頭後來發時却把大大的天平兌將進去又要你找足兌頭又要你補勾成色少一絲時他則不發貨又或有將金銀珠

此心術如

實首飾來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數便一模二樣暗地裡打造來換了粗珠換了細珠好寶換了低石如此行事不能細述那陳秀才這三百兩債務衛朝奉有心要盤他這所庄房等間再不叫人來討巴的盤到了三年本利却好一個對合了衛朝奉便着人到陳家來索債陳秀才那時已弄得魂盡孟乾只得收了心在家讀書見說衛家索債心裏沒做理會處只得三四五次回說不在家待歸時來討又道是怕見的是怪難躲的是債是這般回了幾次他家也自然不信了衛朝奉逐日着人來催逼陳秀才則

不出頭衛朝奉只是着人上門坐守甚至以海謠世
加陳秀才忍氣吞聲

正是有錢神也怕，
早知今日來忍辱，
却悔當初大燥脾，
到得無錢鬼亦欺。

陳秀才嘆擢不過沒極奈何只得出來與那原中說
道衛家那主銀子本利共該六百兩我如今一時間
委實無所措置隔湖這一所庄房約值千餘金之價
我意欲將來准與衛家等衛朝奉我足我千金之數
罷了列位與我周全此事自當相謝衆人料道無銀
得還只得應允了去對衛朝奉說知衛朝奉道我已

此口談者
校者

曾在他家庄裡看過這所庄子，怎便值得這千銀子也？虧他開這張大口，就是只准那六百兩，我也還道過分了。此你們眾位怎說這樣話？原中道朝奉這座庄，居六百銀子，也不能勾得他，乘他此時窘迫之際，胡亂找他百把銀子，准了他的庄，極是便宜。倘若有一個出錢主兒，買了去，要這樣美產，就不能勾了。衛朝奉聽說紫脹了面皮道：當初是你每眾人，揔承我這樣好主顧，放債放債，本利絲毫，不曾見面，反又要我拿出銀子來。我又不等屋住，要這所破落房子，做甚麼？若只是這六百兩時，便認虧些，准了罷。然時

只將銀子還我就用伴當無隨了原中士訖衆人一齊多到陳家來細述了一遍氣得那陳秀才目眦盡
呆却待要發話實是自己做差了事又沒對付處銀子如何好與他爭執只得賠個笑面道若是千金不值時便找勾了八百金也罷當初製造時實費了一千二三百金之數今也論不得小再煩到位去通小生的郡意則個衆人道難難難方纔我們只說得百把銀子衛朝奉兀自發了臉道我又不等屋住若要找時只是還我銀子這般口氣相公却說箇八百兩三字一萬世也不成陳秀才又道財產重事豈能無

數倍者
身分如
良

說便以衛朝奉見頭次索價大多故作難色今又減了二百之數難道還有不願之理衆人喫夾不過只得又來對衛朝奉說了衛朝奉也不答應逛起了面皮竟走進去喚了四五個伴當出來對衆人道朝奉叫我每陳家去討銀子准房之事不要說起了衆人覺得沒趣只得又同了伴當到陳家來衆人也不回話那幾個伴當一片聲道朝奉叫我們來坐在這裏等兌還了銀子方去陳秀才聽說滿面羞慚敢怒而不敢言只得對衆人道可爲我婉款了他家伴當回去容我再作道理衆人做歡做好勸了他們回去衆

此局可
勸矣其
知托婦
人也

人也各自散了。陳秀才一肚皮的烏氣，沒處出豁，走將進來，垂臺拍檯，知嘆長吁。馬氏看了他這些光景，心下已自明白，故意道：「官人何不去花街柳陌，楚館秦樓，暢飲酣歌，通宵遣興，却在此處咨嗟愁悶？」也覺得少些風月了。陳秀才道：「娘子直恁地消遣小生，當初只爲不聽你的好言，恁看得錢財容易，致今日受那徽狗這般嘔氣，欲將那對湖庄房，准與他，要他找我一二百銀子，討耐他抵死不肯，只顧索債，又着數個伴當住在吾家坐守，虧得衆人解勸了去。明早一定又來，難道我這所庄房，止值得六百銀子不成？」如今

却又沒奈何了。馬氏道：「你當初撒漫時節，只道家中是那無底之倉，長流之水，上千的費用了去，誰知到得今日，要別人找這一二百銀子，却如此煩難。既是他不肯時，只索准與他罷了，悶做甚的？若像三年前時，再有幾個庄子，也准去，不何在乎？這一個陳秀才，被馬氏數落一頓，嘿，嘿，無言。當夜心中不快，喫了些晚飯，洗了腳，手睜了，又道是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陳秀才有這一件事，存心上，翻來覆去，巴不到天明，及至五更，鷄唱，身子困倦，朦朧思睡，只聽得家僮三五次進來說道：「衛家來討銀子。」一早起，了陳秀才。

一骨碌扒將起來請攏了衆原中驚了。德寶契將某處庄賣到某處銀六百兩將出來交與衆人衆人不比昨日欣然接了去回覆衛朝奉陳秀才雖然氣憤不過却免了門頭不清淨也只索罷了。那衛朝奉也不是不要庄房也不是真要銀子見陳秀才十分窘迫只是逼債不怕那庄子不上他的手。如今陳秀才果然喫逼不過只得將庄房准了衛朝奉稱心滿意已無話說却說陳秀才自那准庄之後心下好不懊恨終日冒頭不展廢寢忘餐時常咬牙切齒道我若得志必當報之馬氏見他如此說道不

怨自己反恨他人，別個有了銀子，自然千方百計，要尋山便益來，誰像你將了別人的銀子，用得落得，不知曾幹了一節什麼正經事務，平白地將這樣美產賤送了，難道是別人央及你的不成？陳秀才道：「事到如今，我豈不知自悔？但作過在前，悔之無及耳。」馬氏道：「說得好聽，怕口裡不像心裡，自悔兩字，也是極難的。」又道：「是敗子若收心，猶如鬼變人，這時節手頭不足，只好縮了頭，坐在家裡，怨恨有了一百二百銀子，又好去風流撒漫起來。」陳秀才嘆口氣道：「娘子兀自不知我的心事，人非草木，豈得無知？我當初實是不

知稼穡被人鼓舞朝歡暮樂耗了家私今已歷盡
涼受人冷淡還想着風月兩字真喪心之人了馬氏
道恁地說來也還有些志氣我道你不到烏江心不
死今已到了烏江這心原也該死了我且問你假若
有了銀子你却待做些甚麼陳秀才道若有銀子必
先恢復了這庄居羞辱那徽猷一番出一口氣其外
或開個舖子或置些田地隨緣度日以待成名我之
願也若得千金之資也就勾了却那里得這銀子來
只好望梅止渴画餅充饑說罷往桌上一拍嘆一口
氣馬氏微微的笑道若果然依得這一段話時想這

千金有甚難處之事。陳秀才見說得有些來歷，連忙問道：「銀子在那里？還是去與人那借？還是去與朋友們結會？不然，銀子從何處來？」馬氏又笑道：「若那借時，又是一個衙門奉了世情看冷，矮人面逐高低，見你這般時勢，那個朋友肯出銀與你結會？還是求着自家屋裡，或者有些活路，也不可。知陳秀才道：「自家屋裡求着兀誰的是？莫非娘子有甚扶助小生之處？」望乞娘子提掇指點小生一條路頭，真莫大之恩也。」馬氏道：「你平時那一班同歡同賞知音識趣的朋友，恁沒一個來聽候你，一聽候，元來今日原只好對面。」

此誤也
靜心之

說什麼提掇也不提掇我女流之輩也沒甚提掇處只要與你說一說過陳秀才道娘子有甚說話你憑措置馬氏道你如今當真收心務寔了麼陳秀才道娘子怎還說這話我陳珩若再向花柳叢中着脚時永遠前程不吉死于非命馬氏道既恁地說時我便贖這庄子還你說罷取了匙鑰直開到廂房裡一條黑衙中指着一個皮匣對陳秀才道這些東西你可將去贖庄餘來的可原還我陳秀才喜自天來却還有些半信不信揭開看時只見雪白的擺着銀子約有千餘金之物陳秀才看了不覺掉下淚來馬氏

道官人爲何悲傷陳秀才道陳某不肖將家私蕩盡
賴我賢妻熬清守淡積儉下倍多財物使小生恢復
故業寔是枉爲男子無地可自容矣馬氏道官人既
能改過自新便是家門有幸明日可便去贖取庄房
不必遲延了陳秀才當日歡喜無限過了一夜次日
着人請過舊日這幾個原中去對衛朝奉說要兌還
六百銀子贖取庄房衛朝奉却是得了便宜的如何
肯便與他贖推說道當初准與我特多是些敗落房
子荒蕪地基我如今添造房屋修理得錦錦簇簇迥
迥花木栽植得整整齊齊却便原是這六百銀子贖

了去他倒安穩若要贖時如今當真要找足一千銀子便贖了去衆人將此話回覆了陳秀才陳秀才道既是恁地必須等我親看一看果然添造修理估值幾何然後量找便了便同衆人到庄裡來問說朝奉在麼只見一個養娘說道朝奉却纔解舖裡去了我家內眷在裡面官人們沒事不進去罷衆人道我們畧在外邊踏看一看不妨養娘放衆人進去看了一遭却見原只是這些舊屋不過補得幾塊地板築得一兩處漏點修得三四根折欄杆多是有我看得見的何曾添個甚麼陳秀才回來對衆人道庄居一無

所增如何却要我找銀子當初我將這庄子抵債要
他找得二百銀子他乘我手中窘迫貪圖產業百般
勒掯上了他手今日又要反找將猫兒食伴猫兒飯
天理何在我陳某當初軟弱今日不到得與他作弄
衆位可將這六百銀子交與他教他出屋還我只這
等他已得了三百兩利錢了衆人本也不敢去對衛
朝奉說却見陳秀才搬出好些銀子已自酥了半邊
把那舊日的奉承臉重重整起來都應道相公說的
是待小人們去說衆人將了銀子去交與衛朝奉衛
朝奉只說少不靠收却是說衆人不過只欲權且收

了、却只不說出屋、日期衆人道他收了銀子大頭上、定取了一紙收票來、回覆了陳秀才、俱各散訖、過了幾日、陳秀才又着人去催促出房、衙朝奉却道、必要找勾了修理改造的銀子、便去、不然時、決不搬出、催了幾次、只是如此推托、陳秀才憤恨之極、道這厮恁般恃強、若與他經官動府、雖是理上說我、不過未必處得暢快、謾謾地尋個計較處置他、不怕你不搬出去、當初嘔了他的氣、未曾泄得他、今日又來欺負人、此恨如何消得、那時正是十月中旬、天氣月明如畫、陳秀才偶然走出湖房上來、步月閒行了半晌、又道

是無巧不成話、只見秦淮湖裡上流頭、黑洞洞、閃將一件物事來、陳秀才注目一看、喫了一驚、元來一個死屍、却是那楊子江中流入來的、那屍却好流近湖房邊來、陳秀才正爲着衛朝奉一事躊躇、默然自語道、有計了、有計了、便喚了家僮陳祿到來、那陳祿是陳秀才極得用的人、爲人忠直、陳秀才每事必與他商議、當時對他說道、我受那衛家狗奴的氣、無處出豁、他又不肯出屋、還我怎得個計較擺佈、他便好、陳祿道、便是官人也是富貴過來的人、又不是小家子、如何受這些狗蠻的氣、我們看不過、常想與他性命

相博替官人洩恨。陳秀才道我而今有計在此。你須依着我如此如此而行。自有重賞。陳祿不勝之喜道。好計好計。唯唯從命。依計而行。當夜各自散了。次日陳祿穿了一身寬服衣服。夾了平日與主人家往來得好的陸三官做了媒人。引他堂對湖去投靠衛朝奉。衛朝奉見他人物整齊。說話伶俐。收納了。撥一間房與他歇落。叫他穿房入戶使用。且是勤謹得用。過了月餘。忽一日衛朝奉早起尋陳祿。叫他買柴。却見房門開着。看時不見在裡面。各到處尋了一會。則不見他。又着人四處找尋。多回說不見。衛朝奉也不曾

費了什麼本錢在他身上，也不甚要緊。正要尋原嫌來問他，只見陳秀才家三五個僕人到衛家說道：「我家一月前逃走了一個人，叫做陳祿，聞得陸三官領來投靠你家，快叫他出來隨我們去，不要藏匿過了。」我家主見告着狀哩，衛朝奉道：「便是一月前一個人投靠我，也不曉得是你家的人，不知何故。前夜忽然逃去了，委是沒這人在我家。」衆人道：「豈有又逃的理，分明是你藏匿過了。」哄騙我們，既不在時，除非等我們搜一搜看。衛朝奉托大道：「便由你們搜，搜不出時，喫我幾個面光。」衆人一擁人來，除了老鼠穴中不搜。

平日心
術口說

過衛朝奉正待發作只見衆人發聲喊道在這裡了
衛朝奉不知是甚事頭近前來看元來在土鬆處
出一條死人腿衛朝奉驚得目瞪口呆衆人一片聲
道已定是衛朝奉將我家這人殺害了埋這腿在這
里去請我家相公到來商量去山首一個人慌忙去
請了陳秀才到來陳秀才大發雷霆嚷道人命關天
怎便將我家人殺害了不去府裡出首更待何時叫
衆人捉了人腿便走衛朝奉挖搭搭地抖着攔住了
道我的爺委寔我不曾謀害人命陳秀才道放屁這
個人腿那里來的你只到官分辯去那富的人怕的

是見官。况是人命。只得求告道。且慢慢商量。如今憑陳相公。怎地處分饒。我到官罷。怎喫得這個沒頭官司。陳秀才道。當初倚我產業。不肯找我銀子的是你。今日占住房子。要我找價的。也是你。恁般強橫。今日又將我家人收留了。謀死了他。正好公報私仇。却饒不得。衛朝奉道。我的爺。是我不是。情願出屋還相公。陳秀才道。你如何說。說添造房屋。你如今只將我這三百兩利錢出來。還我修理庄屋。寫一紙伏辯。與我。我們便淨了口。將這隻腿燒化了。此事便泯然無跡。不然時。今日天清日白。在你家裡搜出人腿來。眾尊

昭彰一傳出去不到得輕放過了。你衛朝奉冤屈無伸却只要沒事只得寫了伏辨遞與陳秀才又逼他先還三百銀子催他出屋。衛朝奉沒奈何連夜搬往三山街解舖中去。這里自將腿藏過了。陳秀才那一口氣方纔消得。你道衛家那人腿是那里的。原來陳秀才十月半步月之夜偶見這死屍退來却叫家僮陳祿取下一條腿。次日只做陳祿去投衛家却將那隻腿悄悄地帶入。乘他每不見却將腿去埋在空處。停當依舊走了回家。這里只做去尋陳祿將那人腿搜出定要告官。他便慌張沒做理會處只得出了屋。

去又要他白送還這三百銀子利錢。此陳秀木之妙計也。陳秀才自此恢復了庄，便將餘財十分作家，竟成富室。後亦舉孝廉不仕，而終陳祿走在外京多時，方纔重到陳家來。衛朝奉有時撞着，情知中計，却是房契已還當日，一時急促中事，又沒個把柄，無可申辨。處又畢竟不知人腿來歷，到底懷着鬼胎，只得忍着罷了。這便是陳秀才巧計賺原房的話，有詩爲証：

撒漫雖然會破家，欺貪剝削也難誇。
試看橫事無端至，只爲生平種毒芽。